

喜迎长篇小说大年

□ 夏琦

莫言等均推出新作

出版社方面的情况与文学杂志亦有吻合。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微透露,该社今年将推出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夏商的《东岸纪事》,还有李洱等人的作品。作家出版社则将出版残雪和苏童的长篇小说新作。马原已完成了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的初稿。阿来今年可能会推出2部长篇小说。叶兆言、余华等人也都在进行新长篇的创作。据了解,莫言去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正在写2部长篇小说,虽然他是一贯的快手,但获奖后压力增大,想必对于推出新作会更加谨慎。

多年积累爆发功力

高手频现,自然不乏惊喜。程永新大力称赞苏童的《小拉》。小说分三部分,程永新评价说,第三部分非常出色。“小拉”是南京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舞蹈,小说从“文革”时期写到现在,故事依然发生在苏童最熟悉的香椿树街,小说里有他非常擅长的童年视角,有形有色有女性,在他想象的一个时空中有个精神病院,各种有意思的人物都出现了。“我认为这是苏童香椿树街系列中写得最花力气最用心的一部小说,第三部分特别让人震撼。”读过这部小说的初稿,程永新对苏童说,各种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都会冲着你来。

小说《繁花》去年获得最佳口碑,作者金宇澄并非大牌作家。《收获》编辑部主任叶开表示,今年一些二线实力作家的作品也不容忽视,他推荐须一瓜的《白口罩》和李师江的《神妈》,“这两部小说都不错,二线作家更有沉下去的品质。”程永新则特别推荐了作家田耳写协警生活的长篇小说,“非常有分量”。

创作态度越发严谨

有人认为,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与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关系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叶开说,长篇小说是需要较长时间酝酿、构思、创作的,今年长篇创作的大年景象应是一种巧合,很多作家上一次发表长篇已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了。事实上,一些大牌作家今年推出的新作,其实早就开始创作了,比如李洱的长篇,其实二三年前就已经写完了,只是在不停修改。值得期待的是,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现在正是创作的巅峰期。

今年韩少功和贾平凹皆逢六十大寿,长篇新作可以算是他们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,自然精雕细琢。贾平凹把小说寄给《收获》后,先后修改了七八次,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,韩少功也发了五六次邮件修改小说。名家长篇千呼万唤始出来,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,给文学一个交代,这种谨慎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,从这个角度来说,与莫言得奖又不无关系。

艺海气象

年初,老牌文学杂志《收获》的执行主编程永新发布微博说:“昨晚深夜又看完一部长篇,感觉所有人都在写长篇,没读完的还有十几部。今年难道就是长篇小说的大年?”就笔者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,程永新此言不虚。韩少功、苏童、马原、阿来、李洱、孙甘露、韩松落、夏商……这些作家都有长篇小说问世,2013年作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已呈端倪。

优秀书稿接踵出现

马上要出版的《收获》今年第二期,将刊登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《日夜书》,而韩少功的上部长篇小说《暗示》发表于10年之前。在此之前,《收获》今年第一期,刊登了贾平凹的长篇新作《带灯》的下半部,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已于上个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今年《收获》的第三期,则将刊登苏童的长篇小说新作《小拉》。程永新说,目前他手上累积的长篇小说书稿已有二十余部,除了一线作家,还有不少出色的二线作家作品,须一瓜、洪柯、田耳等人都有长篇小说问世。由于优秀作品太多,期刊篇幅有限,程永新非常为难,他甚至想争取将《收获》每年两期的长篇小说专号增加为四期,以扩大容量。

江边夜弹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艺术院校招生时,各家名校门前少男少女人头攒动,无数的明星梦汇聚在这里如潮水起落。据说今年某些院校某些专业的淘汰率为98%,这恐怕还是往小里说。每当这时,我就既为这些追梦学子的执着而感动,又怕他们误打误撞以致耽搁了一生。

电影《泰囧》的出其不意成功,令王宝强式的丑小鸭变天鹅的捷径之路诱惑大增,说实话,王宝强的奇迹难以复制。也许,怀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照镜子,发觉比他帅多了;练几句台词,发觉地方口音没他重;掂一掂文化水平,可以当他老师……他能当明星,我为什么不能?其实,王宝强的出道,之前有太偶然的机遇,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天赋,然而没有百万分之一甚至

明星梦,须清醒

□ 董伟中

千万分之一的机遇,后面什么都无从谈起。说得通俗点,撞大运的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而这恰恰最不成规律。老天爷没那么仁慈,将本来就奇货可居的那一点点幸运,慷慨地播撒到每一个追逐梦想的人头上。这就好比有人买彩票中了大奖,你如果相信只要坚持买,迟早都能中,并为此倾家荡产,到头来,只能在失望中叹息,还要抱怨生活是多么残酷。机遇的重要性往往大于努力,这恐怕是当今演艺圈的现实。哪怕考上了艺术院校,毕业了,也是如此。对此,最好有清醒的认识。

刘德华在《忘情水》中唱道,“曾经年少爱追梦,一心只想往前飞”,寄托了有梦可追的美好,也道出了“一路走来不能回”的无奈。年轻人今年迈入美

慕的优势,就在于有许多人生选择。与铺展在面前众多春光明媚的道路相比,明星梦可能只是一条已经拥挤不堪的独木桥。我想应该尊重和理解那些在艺术院校门口孜孜以的年轻人们——在追梦的途中受伤,也比无梦可追要强,只希望他们能明白,可追的梦很多,要学会对现实的考量,并听从旁人的理性分析,一旦发现此路不通,便及时放弃,转而选择新的塑造自我之路。一位名人曾这样感叹爱情:有爱的权利时,没有爱的能力,等到了爱的能力,却没了爱的权利。年轻人对梦想的追逐,又何尝不是如此?有梦可追时容易找错方向,无梦可追时悔之已晚。青春大好年华,可以努力可以成功的方向很多,艺术院校门口的少男少女们,愿你们梦成,也愿你们梦醒。

国老虎百合乐队主唱马丁·贾斯的个人音乐秀——他从头至尾都在舞台上,以被人称之为“阉伶”般的假声,唱满名为“无聊”“恐惧”“绝望”的三幕戏。看完全剧依然辨不清谁是男女主角,也看不明白情节走向,只有贾斯的歌声如魔音灌脑。他还创作了文学剧本,为所有歌曲填词。导演缺位的结果就是:三幕平均用力,形式单一的吟唱和肢体语言既缺乏叙事能力也调动不起情绪,而贯穿始终的假声听久了,就觉得一个多小时的戏怎么那么长呢?

说是中丹合作,不过中方仅仅是出了几位演员,呈现了京腔唱法和二胡演奏,作为形式的一部分纳入该剧。不过,这是话剧中心走向真正意义上的“小剧场话剧”的有益尝试。真正的“小剧场”会把每一次观演体验变成探险,就像相亲一样,可能一见钟情,也可能遭遇各种奇人。 朱光

talk 大家点评

分的人,欠观众的一个人情。”

乐梦融

电影《西游·降魔篇》

喜剧只是《西游·降魔篇》的一层皮。周星驰的无厘头很好笑,可观众在大笑的同时,也能了然那些关于爱情、时光、岁月、青春的消逝和遗憾。银幕上的文章很戏谑,但更像是满头银发的星爷的一个化身。时光飞逝,小人物的心酸和苦难依旧,没有严肃的论调,只是用荒诞的方式来影射本该不那么可笑的悲惨现实,痛而不言、笑而不语,或许才是星爷真正的魅力所在。

张艺

话剧《诱惑者日记》

纪念丹麦哲学家郭尔凯尔诞辰200周年的《诱惑者日记》,与其说是中西合璧的舞台剧,不如说它是英



■ 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剧照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★ 新作一瞥

去年底和今年新春,上海芭蕾舞团献演的现代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,是该团继《花样年华》之后又一次艺术上的跨越与革新。选择《简·爱》改编为芭蕾舞剧,在世界芭蕾史上是首次,可谓眼光独到并具有开创意义。

历史意义的突破

从《白毛女》到《花样年华》,从《天鹅湖》到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马可波罗》,上海芭蕾舞团以细腻精致、中西兼容的艺术特色为立身之本,彰显出海派芭蕾的特点。

近年来,上芭以原创剧目为引领,致力于中国芭蕾民族化、现代化、国际化的探索。对于创作理念和训练体系一直遵循古典风格的上芭而言,创演现代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是对自我的突破与挑战。从最终的舞台呈现来看,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创作者以自己的理解对原著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,一直不曾曾在文学、电影中露面的贝莎在舞剧中走到了前台,并与其他两位主要角色构成情感关联,成为这部剧中戏份最多的女主角。编导希望通过揭示贝莎的痛苦,谴责罗彻斯特对两个女性情感上的伤害。导演帕特里克的编舞流畅,现代舞的肢体语言突出了力量与节奏,特别是男子群舞可圈可点。不重情节的叙述方式与简洁雅致的舞美设计,使舞剧具有凝练的现代风格。而在剧中分别饰演罗彻斯特、简和贝莎的三位主要演员,形象、气质、心理的刻画都比较接近于人物。相对于以往传统舞剧中偏重于以舞蹈讲故事,现代芭蕾《简·爱》更强调人物内心情感的张力和肢体本身的表现力,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这次全新的亮相在上芭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。

现代精神需加强

舞剧《简·爱》渴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,然而另辟蹊径必然伴随风险,目前的舞台呈现也让人看到了需

要进一步成熟之处。首先,任何一部作品,立意高低决定了整部作品格调的高下,《简·爱》原著中高于舞剧的深刻立意,没有得到深入挖掘。简的独立、自尊、倔强,不只是一种性格,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,面对社会的习俗偏见,她没有浑然不觉或者默默忍受,而是难能可贵地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,勇敢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,她的自尊自爱支撑起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这是对人性的发现与尊重,在当代社会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。因此,简的精神就是现代人的精神,这恰恰是善于表现抽象精神世界的现代舞所擅长的,而舞剧却落入了情爱纠葛的俗套,使其精神层面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。尽管,编导试图在舞剧结尾,以脱去“社会的外衣”象征平等的爱,希望对舞剧的精神层面有所提升,但由于缺乏铺垫而显得有些牵强。

让主题更加清晰

其次,该剧的艺术表现并没有完全达到创作者的预期效果。作为现代舞剧,《简·爱》将笔墨的重点集中在人物内心的揭示与情感的冲突上,遵循情感的逻辑而不是叙事的逻辑,因而,除必要的群舞作为背景渲染之外,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上,如何找准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情感点,围绕着做文章,从而深发和拓展出有情感层次的舞段,并串联成具有内在逻辑的布局,诉诸并形成主题力量。颇有遗憾的是,舞剧尚未显示出基于一个鲜明主题之上的、对各舞段主次安排及相互关系的有力整合,因而造成焦点模糊和结构松散。就具体舞段而言,在舞剧中承担重要作用的双人舞显得较为薄弱,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编舞问题,而说明创作者对所表现的人物内心没有更为深入清晰的认识,只是停留在一种模糊的情绪感觉中,因而,双人舞的表达往往浅尝辄止,缺乏内涵的支持而未能充分展开,因而内在的感染力也就打了折扣。

舞剧《简·爱》尚属初创阶段。这是一部具有提升潜质的舞剧,希冀今后进一步修改提高,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。

踮起脚尖旋转的现代女性

——评上芭原创舞剧《简·爱》的得与失

□ 张莉